

時代的悲劇

這少女 20 歲，長得亭亭玉立，是個名校的大學生；說起話來條條有理，一點也不含糊。但是一說到自己的父母，她就好像變了另一個人，她說她是專門為了報復而來的。

既然有備而來，句句話都是一針見血、絕不手軟。她說她的父母滿口仁義道德，其實人品惡劣，是最最自私的人！

她說：「比如說，剛剛來的時候坐地鐵。我媽就非想找一個位子坐下來。每次坐地鐵都會左顧右盼，特別急着找位子。我看整個地鐵裡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急着找位子的。」

那爸爸呢？

她說：「在去年之前他上廁所從來都不鎖門的。解大便、拉尿，我都能看到。夏天在家裡就穿一個背心一條三角短褲，這裡還破了一個洞，漏一個奶出來。感覺爸爸是永遠這樣穿着一個三角短褲，走來走去，一點形象都沒有。」

她還補充：「在家裡，從來都不以身作則。孩子怎麼會好？真看不下去。」

這對父母是飽學之士，父親是名教授，我也不忍心看到他們在外人面前被女兒如此數落！

父親靦靦腆腆地解釋：「是這樣的，以前嘛，這個當然是我的問題。比如說她，這個她 12 歲以前，每天都是我給她洗澡洗屁股。自己女兒嘛！就是，就是解大便是沒有關門的，小便就拉上。大概今年，就 17 年春節的時候，就是正月初一，我沒有關門，這個拉小便，她就很激烈的拿刀割自己，用這個來，來刺激我。自從那件事情以後，我現在就會關門了。就她不在家我都會關門上廁所的。我也是在改。女兒有些正確的見解，我是在聽的。特別是現在兩個孩子都出問題了。可以說，我的反省應該是比較深的。」

但是女兒並沒有罷休。她繼續：「我們是不正常的家庭、不會有正常的兒女！」

她還有個十五歲的弟弟，正正是弟弟出了問題，無法在學校及同學中立足，父母才上天落地找專家。姐姐說，見專家都見到要吐了！

她又說：「這麼大了，在車上，還要拿瓶子上廁所。現在晚上上廁所，仍要拿個碗去，連上廁所也不懂。所以我特別喜歡跟我身邊的同學，還有跟我爸的同學說我們家的事，說我媽不洗澡，說家裡有蟑螂。說出來讓他們知道，讓他們覺得羞恥，我就可以報仇！」

我問：「你是故意這樣子，拿他們出來羞辱？」

女兒：「是的。我很喜歡跟我同學說家裡他們不洗澡、家裡髒亂，還有我弟弟會在地上拉屎什麼的。反正我特別喜歡跟別人講我們家的醜事！」

我又問：「可是他們是你的家人啊，你羞辱她同時也羞辱你自己啊。」

女兒：「他們一天不改變，我就繼續揭露他們！」

這才明白，姐姐的所謂「揭露」，是希望有改變，這讓我覺得有點希望。但是他們究竟發生什麼事，好好的一個家庭，怎麼弄到如此僵局？

原來弟弟是超生兒，父母求子心切，生了一個女兒後，偷偷生下一個兒子。為了不被發現，就把兒子收藏起來。兒子到了七歲，才可曝光，到那時，他已經與母親合而為一、難分難解。活在祕密中的孩子，母親的全部心意都是圍繞着他轉、餵他吃飯、為他洗澡。他與母親越廝纏，父母的關係就越惡劣。兒子說：「我與母親相依為命、我是唯一了解她的人！」兒子完全無法投入母親以外的世界！

母親把一切都怪罪於計劃生育，她說：「他這樣子躲啊躲，搞得他跟社會接觸啊交流啊就缺乏。搞得呢很難融入社會。他融不了社會呢，社會也不接納他。就是計劃生育這件事造成的。」

女兒卻絕不認同；這麼大的一個孩子，總不會連上廁所都不懂吧？孩子既然已經落後了，就應該儘速讓他跟上去，而不是繼續把他當作小嬰兒。

父親卻認為妻子的教育方式才是問題，他向母親請求：「不要幫他洗澡了，不需要餵他吃飯了！由我來帶孩子吧！」

女兒卻嗤之以鼻：「嗯，我覺得這是一些表面上的現象，但本質問題不在這裡！」

本質問題在哪裡？

她嘆一口氣：「本質是媽媽太寂寞了，她覺得跟弟弟搞在一起特別開心，她跟弟弟聊天，弟弟跟她抱怨什麼，她也特別喜歡跟我弟弟講，源源不斷地想講，爸爸對她是視若無睹，不和她講話，她就特別孤獨，特別像個小孩子，不像個媽媽！」

她說：「我總感覺我媽的心理年齡，好像還不如我弟！」

我答：「而你弟弟也因為是那麼疼愛他的媽媽，他知道媽媽的需要，他就會扮演這個陪伴媽媽的角色！」

一直被認為行為幼稚的兒子，也是一臉沉重：「是互相幫助，我也孤獨，我媽媽也孤獨，然後同病相憐，在一起！」

女兒說這次前來是要揭露家人的醜陋。而實際上，她真正想揭露的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；一個寂寞的媽媽，一個渴望有人陪伴的女人！父親對兒女是一片苦心，可以容忍女兒致命的抨擊，兒子令人痛心的行為，但是連回答妻子一句無聊的話，也提不起勁。而女兒，就以她明察秋毫的尖銳，逼着每一個家庭成員，一層一層地面對自己的悲哀、無助，讓她們從一個人人有責造成的僵局，

成為一股人人有責排解的動力！